

# 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王玺 校对 马晴春  
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11:11 22593776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年轻的贺安成工作之余亦不忘绘画

编者按

年过八旬的湘籍知名画家贺安成,擅油画及水彩画,出版有《贺安成人像速写选》,创作有包括《山雨欲来》《世纪之初》《盛世丹青》等在内的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画作,部分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鲜为人知的是,贺安成老师在从事专业绘画工作之前,亦是本报同仁之一,曾在创刊不久的《株洲日报》担任美术编辑,前后有五六年之久。近日,远在北京的贺安成老师发来了他的怀旧之作,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峥嵘岁月,后来者亦可从这些朴拙又温情的文字里回望彼时的光荣与梦想。



贺安成油画代表作品《山雨欲来》

2021年,耄耋之年的贺安成绘制毛主席画像,为建党100周年献礼

### 株洲往事

## 90年前,我在《株洲日报》做美编

贺安成

1958年9月,在大跃进的滚滚声浪中,我结束了在宋家桥当农民的生活,满心欢喜地来到创刊不久的《株洲日报》担任美术编辑。这年我19岁。

### (一)

当时的《株洲日报》在火车站旁边的株洲饭店对面,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白色小洋楼。这里原是冶金工业部601厂的苏联专家招待所,在当时的株洲算是相当气派的建筑。

报到后,办公室主任何志庚先领我来到三楼左边的单间宿舍,是个面积二十来平米,铺着木地板、墙面刷得雪白、放着两张床的房间。何主任指着空着的床位,用广东普通话亲切地对我说:“你就睡这边吧,对面也是一个新来的同志,叫叶光鹏。他是浙江人,刚从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,分配在工业组当记者。”何主任要我去把他的行李都搬来,不相信我的全部行李都已在手上了。随后他领我到窗口边,对着楼下院子里的一排小平房,告诉我哪是食堂,哪是制版车间。

想到前天晚上我还睡在乡下一间间时有老鼠和蜈蚣出没的草屋,出工劳累一天回来,还要自己在小火炉上生火做饭……对于转眼间开始的新生活不知有多满意(也就是在这间屋里,我住了十多年,在这里结婚的,两个儿子也都出生在这里)。

何主任又领我到二楼,将我介绍给总编室主任丁亚辛和副主任周钦东。由于我在宋家桥劳动时经常向《株洲日报》投稿,发表的每幅作品都要经过他们过目,算是交过手,彼此见面也像熟人一样亲热了。丁主任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调我来是王部长亲自指的名。王部长就是王又民,时任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长,兼任报社总编辑,但大家都习惯叫他王部长。寒暄过后,两位主任把我领到东头的美术编辑室,并指着桌子上的一台手摇式电话吩咐我说,这是报社唯一的一台电话,今后来电时,由我负责到门口叫声接电话的人。这台电话虽然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,但也给我带来了好处,使我很快地和编辑室所有人熟识起来。特别有几位年轻的同事,对我非常热情,总是鼓励我,让我从心里感到了一种大家庭般的温暖。有很多人在打完电话后,总要我快速地为他们画几笔头像速写。这可不是送上门的模特呀!我暗暗觉得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巧安排啊。

### (二)

报纸的美编工作,对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美术训练的我来说,一开始很不容易适应,可以说是困难重重。我的工作主要有:为文字稿配插图,设计版面和小刊图、题图,用宋体美术字写通栏标语,处理各地(主要是本省)投来的画稿,对摄影记者毛国斌发来的图片进行剪裁加工,晚上还要到制版车间去修版,平时要配合文字记者下厂、下乡采访和联系美术作者,发展和培养美术通讯员等等。这些事没有谁能帮我,一切都要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索、总结提高。

一天,我照例去食堂吃早餐,刚进门就有人叫我:“小贺,快来陪王部长打球。”我抬头一看,只见乒乓球桌的一头,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高个汉子,正一脸温和地冲着我笑。我接过别人递来的球拍,和王部长对练起来。王部长球技一般,但报社20多位编辑记者大多不是他的对手,主要是他喜欢抽球,很少有人能够让他连续超过十下

的,这让他打起球来很不尽兴。我读初中时,正练就过一阵子乒乓球的基本功,虽然后来很少摸过球拍,但应付王部长还是绰绰有余。打着打着他发现很难抽死我,而且我还能放出最好的球让他抽,有时一来一去竟达二三十个回合,引得围观的同事们连连喝彩!王部长抽球之难也算是过足了。从那以后,住在报社二楼的他,只要不出外,一般每天早晨都要叫我陪他练一阵。

王部长是南下干部,在北方读到高中毕业,这在当年的领导干部中算是高学历了。他文章写得好,有时社论都亲自写,一手钢笔字也漂亮(这为他晚年成为书法家打下了基础)。他还擅言谈,每个周一上午在三楼会议室召集全体采编人员开会,成为他的惯例。他讲话的内容无所不包,从上级最新指示,到近期报道要点,大家工作中出过什么差错,应该怎样改进,就连随时提高革命警惕性,防范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的破坏,以及年轻人交朋友谈恋爱的事,都要语重心长地说上一番。报社走廊里经常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声音。他还特别喜欢外单位邀请他去做政治辅导报告,每次不用任何讲稿,可以连讲三四个小时,令到会的人无不啧啧称服!只要他在编辑部,我每天总要喊他接几次电话。不忙时,他打完电话后总和我聊上几句,看得出他对全报社家庭出身最差的我还是十分关心的。

### (三)

有天吃过午饭,我照例放弃午休,在美编室专心看一本艺用人体解剖学。这本书是中央美术学院金扬教授编著的,在当时几乎是学画人的必修课。我正看得入神,王部长突然进来打电话,我慌忙将书藏起。他到底是干公安出身——来株洲前当过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——眼睛尖得很,一眼注意到书的封面有人体之类的字眼。等他打完电话,伸手要我从抽屉里拿出刚才看的书给他。他一翻开发现书中竟有女性裸体照时,脸色陡然大变,厉声追问我书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吞吞吐吐说是前几天从新华书店买的,只见他从我画桌上扯过一张白纸,飞快地写了几行字,大意是必须立即停止发售此书,随即叫来通讯员张常余,让他火速将字条交给书店负责人。这本书在他那里放了好多天才还给我,书中的所有人像照片插图自然都已经荡然无存,好在他并未责骂我。

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,再未见到王部长叫我陪他练球了。我一打听,才知道他犯了错误,已被停职反省。很快他就搬回了报社,几位与他过从甚密的部下如副总编、总编室主任、工业组组长等,也先后调离了报社。老天保佑,我靠一技之长总算保住了饭碗。等我再见到王部长时,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组织上不但为他平了反,还提升了他的职务,他离休后又成了省会有名的书法家。喝水不忘挖井人,那些年我经常去看望他,他总和我回忆起在《株洲日报》工作时的种种往事。有一回他心血来潮,非要送我一份用行书写的条幅,上书:“能受天磨真铁汉,不遭人妒是庸才。”这大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吧!

### (四)

经过一段时间,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,《株洲日报》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很大的提高,成了株洲市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,经常得到上级的表彰和读者的赞赏。我作为美编的业务水平也大有长进。为文字稿

配插图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,一篇文章配上相应的插图不但增色不少,还可美化版面。但画插图可不像平时搞创作,可以深思熟虑、反复加工修改,时间上总是卡得很紧。往往是这样的状况,临下班了,总编室突然送来第二天要见报必须配插图的文稿,给我的时间也就二十来分钟,有时更少。几次头遇到这种任务,常常弄得手忙脚乱,额头冒汗,急就章式的插图见报后,效果很不好。我下决心要攻克这一难关,为此每天增加了画速写的量,有时晚上还跑到火车站候车室去画速写,平时走路都用手指头在衣服口袋里比划,就连睡在床上都想着如何构图、默记白天见过的东西,还经常临摹一些名家的插图作品……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,我画插图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,开始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,时不时还有插图被评为内部优稿,每幅给我五角钱奖金。《湖南日报》、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。这些都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。

发展、培养工人业余美术通讯员,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之一。株洲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,拥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大型工业企业,如331厂、田心机厂、株洲化工厂、株洲氮肥厂等等。这些单位的俱乐部一般都配有专业的美工,爱好美术的工人也非常之多。几年下来,我的足迹差不多遍布了株洲的各个角落,为报社发展了一大批美术通讯员,经常将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报纸上。我和他们互教互学,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很多美术通讯员都成了后来株洲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新城之光”画展的主力作者。

### (五)

三年困难时期,由于纸张供应不足,报纸一度压缩版面,我的工作也跟着轻松许多。为了改善职工生活,办公室何主任经常要派一些年轻力壮的编辑、记者参加各种劳动,因为我来报社前干的都是体力活,手捉扁担挑是我的强项,自然成了不二人选。我经常被派到河西张家园大队去挑粪,每次回来食堂都会奖励一份没有多少油水的清炒包菜。我还多次被派到东亭八斗公社等地,去捡农民采摘后散落在地上的零散茶籽。也就在那段时间,我利用空闲时间,将报社资料室丰富的藏书看了不少,算是给只读过初中的自己补了点文化课。

不久,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简称四清运动)开始,报社派我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。这时美术编辑新增两人,一个是安徽师范大学调来的易乃光,另一个是从《甘肃日报》调来的梅剑龙。我在白天关公社干了一年回到报社,又坐在白瓷的画桌前,刚刚清完各种画具和资料,踌躇满志地准备好干番事业时,总编室唐主任走进来,说是奉上级指示,让我从明天起离开编辑部到印刷厂去上班。顷刻之间,我的身份从美工变成了美工,我自然很清楚,这都是我那糟糕的出身引来的。我没说多话,迅速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深情地看了看陪伴我度过两千多个日夜的画桌,关上灯走出门去,就此结束了我的美编生涯。

第二天,我去印刷厂报到,厂长可以说是我的“粉丝”,对我非常照顾,只安排我在车间干点轻活,必要时帮另外一个美工画点图案什么的。呆了不到两个月,转机来了,省委宣传部指名将我抽调出去,派往长沙和韶山等革命纪念地从事革命历史画创作。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,也让我最终走上了专业画家的道路。

### 株洲风物

## 山水龙门

邓日红

大长公路一侧的飞瀑



明月峰密林深处的五座古塔

去过龙门很多次,无非是到镇政府或村上而已。龙门之于我,始终是雾里看花,看得不够清晰。暮春的一天,随文友们又去了龙门。大巴车穿行在山野之间,心情放逐在山水之际,这一次看得很真切,印象很深刻。

龙门地处洞口区东南,东与攸县、醴陵毗邻,境内有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明月峰,又称和尚峰。唐时,峰上有寺,现在密林深处有五座古塔,为乾隆十七年(1752)建,相传为纪念五位得道高僧而立。唐代诗僧齐己曾到访此山,并与山中僧人交好,则后写下五律一首,题为《寄明月山僧》:

山称明月好,月出遍山行。要上诸峰云,无妨半夜行。

白猿真雪色,幽鸟古琴声。吾子居来久,应忘我在城。

诗写得极好,诗中景致亦是绝佳。遥想当年,山林苍翠,明月一地,林间猿啼鸟鸣,真是清幽的好去处啊!我们一行人有心想登明月峰,一问才知道,没有个大半天,是登不上山巅的,山势之高险,山坡之陡峭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于是,我们去了长绿林场。这里最高峰海拔约600米,公路盘旋而上,有时山峰峰顶不见底。下了车,仰望蓝天,一片蔚蓝,遥看前方,重重叠叠此起彼伏,直接天际。林场气候宜人,植被丰富,林木繁多,山间人工林一层叠一层,像极了梯田。那些深深浅浅的绿,铺展在整个山间,磅礴辽阔。行走在山道上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心情自由而惬意。到了山巅,就是与攸县交界处,我们欢呼着一字排开,齐声地一脚踏两县,合影留念,感觉别有情趣。

龙门是颇有灵气的,这灵气在山,亦在水。我最初印象是到李家村,沿大长公路往深山里走,两山相夹,一条新修的公路在山谷里蜿蜒,路边一条小溪清浅见底,亦是一路蜿蜒,有点迎迓的意思。小溪的源头是一处瀑布,高十数米,跌落在或黝黑或深褐的山崖石壁上,溅起晶莹的水花,复又坠入潭底。如今这里还开发了野外徒步路线,已经成为了龙门的乡村旅游景点吧。

这次去的是大湖水,建于1953年,是原株洲县境内建成的第一座水库,虽久闻其名,我却是第一次观看。大巴车在山间盘旋上升,终于,远远地望见一座大坝,斜坡上有“大湖水”四个大字。车停下,

我们来到大坝上,见水库四面丛山环抱,对面山上的杉木林像阅兵一样整齐。湖底的浅水倒映着群山,就成了这山间的一块碧玉。朋友们告诉我,现在还是枯水期,一到五月,整个水库就蓄满了水。那时,水面波光粼粼,小岛嵌如宝石,整个水库就像一条玉带绵延山间十来里,真是美轮美奂。来这里留连山水,吃农家饭,还可住宿娱乐,真是避暑休闲胜地。这么一说,我早已心向往之,当即便和朋友约定,盛夏的时候一定再来这里。

龙门还有一口古井,名叫龙泉井,在密林之中,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有朋友说前面有七座小山峰,并一一指给我看,说此地叫“七星拜月”。我顺着他的指向仔细辨认,见有几个小山包,形态各异,错落有致,果真是造物之妙。这里环境优美,井水甚好,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人们就在龙泉井上方的山坡上建起了梅花鹿养殖场,并以龙泉井水为原料,办起了鹿茸酒厂。沿着陡直的山坡往上走,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梅花鹿,多么有灵性的物种,多么有灵性的地方啊,我想。养殖场最上方有一株古木,如帝王的华盖一般,树上青苔覆盖,藤萝纠缠,树间凉风习习,光阴一地。

在公路旁,还见到一处温泉,试一试水温,不冷不热,感觉刚刚好。这季节,野外之水都是清凉的,看来真是温泉了。同行的美女们都聚在泉边,泼水嬉戏,议论起这温泉的神奇来。这时,路边人家走出来一人,跟我们聊天,说这泉水到了冬天就热气腾腾,附近人们多到此洗洗衣服。得此天然之温泉,此处人家是有福了。

回程的时候,车在山间穿行,有人指给我们看路边远处一棵罗汉松,如一把大伞斜斜地撑开,据说已有230年树龄了。又说开利寺天井内原有六朝松,据传载于南北朝,后来开利寺被毁了,六朝松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枯死了。我眼见为实的却是李家村的一棵马尾松,在马路旁的一个拐弯处,树干笔直遒劲,而无分叉,树高二十多米,须仰视才能见到树冠的全貌,真是一棵大树啊!朋友们说,这棵马尾松树龄达190年,看那粗大的树干、苍老而卷曲的树皮,我想朋友所言不虛。

哦,什么时候再去龙门,去领略那些我从未见过的山山水水呢?我想那时的龙门,一定会是别有一番精致吧!我坚信着,且满怀期待。